

昆仑文学丛书·昆仑出版社

潜艇今天挂满旗

周冠宁 著



· 昆仑文学丛书 ·

潜艇今天挂满旗

周冠宁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盾胡同甲3号）

河北新城书刊商标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插页1·字数127,000

1989年12月第1版·199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ISBN 7-80040-182-0/I·160

定价：2.50元

自序

四年前，我的中篇处女作《潜艇今天挂满旗》在《昆仑》杂志发表；四年后的今天，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问世。那个时候发表作品似乎不容易，这个时候出集子似乎更不容易，但我到底发表了，到底出了，并且——到底都是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因此，我且喜且悲地发觉，幸亏天下有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其实写小说是件自讨没趣的事情，不上手的人很喜爱，上了手的人便很厌恶。比如说吧，我的父亲，每逢我在哪里发了小说，他使用红笔划出我的名字给他的同僚们看，这就很使我为难，因为我不忍心让他的红笔长久没地方划。因此我想，他是属于很喜爱那一拨儿的。而我，爬格子的酸甜苦辣都尝过些许，自然可以算作很厌恶这一拨儿的。所以我时常盼望躲它远远儿的，实在躲不及便从我的后代下手。我授意我的妻子，要时常教我们儿子一些数字以及加减之类，培养他的数理逻辑思维。目前的趋势却使我发愁，五岁的人了，三加三还要用手指头逐个地拨，听起故事来却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寝。我想，他必定属于我父亲很喜爱的那一拨儿了。将来大起来，一头也栽进怎么好？

小说给小说家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多了，可是为什么偏偏还要弄这玩艺儿？不知道别人，我是这样想的：第一，写小说

譬如抽鸦片，恨死它还爱死它；第二，写小说是因为有话要说。说什么？说人间无处不春风吗？当然好。但难免脸上火辣辣。于是说人间应该无处不春风。这就来了，晓得人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人，首先应该晓得人间到底是怎样怎样？这一样一样的，便需要舍出灵魂与肉体去体验，并且还得有知觉。倘若麻木，一切又会舒心，那倒好了。偏偏真想写小说的人什么也麻木不了他，于是自个儿折磨去。越折磨越想说，越说就越折磨。好在有个安慰，自己的笔下出现了一个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自己的，同时又可能使很多很多的人共同拥有这个理想的世界。这样一想，又有些高兴，那种付出，这种实现，原来总算值得。

是啊，那就希望我的这支苦涩的笔下，永远流淌着真诚，流淌着爱。

1988年3月20日写于宁波

作者小传

周冠宁，1957年生于江苏南京，祖籍江苏盐城。1976年应征服役于海军东海舰队某潜艇部队，曾做过驾驶员和卫生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宁波师院中文系就读，1983年起在东海舰队政治部宣传部从事宣传教育工作至今。1988年10月被授予上尉军衔，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会员。

1982年以来，先后在《昆仑》、《青年文学》、《江南》、《东海》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30余部(篇)，部分作品先后6次获奖。中篇处女作《潜艇今天挂满旗》获1985年“昆仑”优秀作品奖，报告文学《海神》获1987年全军“当代军人风貌”优秀报告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悠悠的小池塘》获海军1982—1984年文学艺术奖。此外，报告文学《中国军官面临选择》、短篇小说《祭祖》发表以后，曾引起较大反响。



我在人生的大海里找到一支苦涩的
笔，希望笔下流淌着真诚，流淌着爱。

周冠宁

陌生的女人

——一个军人妻子的日记

1985年2月7日

在车上迷迷糊糊地坐了一夜，终于听到列车广播：“旅客们，前方不远就是本次列车终点站海洲车站。为了保持海洲地区的清洁卫生，列车上的厕所将要停止使用……”

天哪，总算到了！马上就可以看见元吉了。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想好见面头一句跟他说什么哩。

——“死家伙，大海没淹死你？”他不是经常笑话我没见过真正的海吗。不行，不能这么开头，太便宜他了。我扒着手指数了半年才数到今天，就这么白白地数啦？

应该说：“我想杀你了！”也不好，不够含蓄。

“我恨死你了！”谁都这么说，俗气。

那怎么说呢？难死了。对，凭什么要我先开口，应该让他先说，他一定会先说。他会紧紧地拥抱我，用他的大手轻轻抚摸我特意为他新烫的头发，在我耳边甜言蜜语地诉说衷肠……说什么呢？对了，还是什么都别说。在爱人的怀抱里，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只有沉默才是幸福。

也许我还要掉眼泪。他呢，他为什么不掉？他是男子

汉。男子汉就没有眼泪吗？男子汉就可以对妻子的痛苦和幸福无动于衷吗？……不，还是不要让他掉泪，那么多人，多不好意思。

……咦，怎么还没到？数电线杆吧……一根、二根、三根……三十，五十……一百，再数一百，不，再数三百，……五百……

讨厌，要想关厕所就明着说，何必拐弯抹角说就要到站了呢，分明整治人。算了，干脆闭上眼，它爱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

列车减速，这回真到了。海洲，我的冤家。

我把头探出窗外寻找元吉，只听有人喊：“赵琴！”眨眼间，元吉出现在眼前。他瘦了。我急急忙忙地下车。我们相对而立，目光接触了一刹那，又象触电般躲开。

“来啦？”他说。我嗯了一声。他说：“走吧。”我就挪着步子跟他走。好象有些尴尬，他有点儿，我也有点儿。我想起我虚构的几种见面的情景，幼稚，可笑。生活原来这样。我们低着头走。偶尔，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偶尔，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去他们部队的长途汽车赶不上了，我们必须在海洲过夜。他说：“有海军招待所，条件很好。”

到了招待所，他跟服务员要夫妻房间。服务员说连光棍房间都没有。元吉怔了半晌，说：“骗谁，这么大的招待所。”服务员说谁也不骗，现在搞开放，旅客是上帝，不论军内军外，有钱就住，住满为止。元吉恼了，“你们既然是部队招待所，就要为部队服务，怎么能有钱就认爹呢！”

服务员不乐意了。双方你一句我一句，粗声大气。我连

连劝元吉，他不理睬。这脾气，三句不到就爱跟人争跟人吵，啥时能改掉？

正吵得不可开交，恰巧有个首长路过。首长听了听，对服务员说：“给他解决！”这种铁板似的语气，在我的生活环境里很少听到。元吉高兴地贴着我的耳朵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部队的首长都很仗义。”他想为部队挽回点面子吧？是啊，应当感激首长。不过，是否可以在感激的同时提出些责备呢？毕竟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我们住下了，但不是夫妻房间，天各一方。元吉极为不满，“奶奶的，就不肯给人方便。”

我的房间里没有别人，我们就坐下休息。我说：“俩人一见面，好象还有些生疏哩。”

“可不是，当兵的，一年捞到一个月，说透了，还不是逛窑子。”

我吃惊地望着他。

他毫不在乎，“人家都这么说，就是这么回事。”

我把身子一扭，背对着他，“既然如此，你还是到窑子里去吧。”

他说：“有就去。”

掉眼泪了。人家千里迢迢吃苦受累地赶来，你不问一句寒暖，甚至连我的发型都没多看一眼，却说这种刺耳话，哪里象新婚半年的丈夫！

他闷闷地站了一会儿，叹口气道：“唉，你不知道当兵的心情。”

我说：“不管什么心情，反正说明你根本就不尊重我，

把我当成发泄工具，这样下去怎么维护夫妻感情？”

他说：“你是大学教师，我是不算数的高中毕业生，大道理说不过你。但是，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又犯倔了。

度蜜月那次，我把他介绍给我们教研室的同志，说他是苏州人，家离网狮园很近。他很恼火，说家在离网狮园五十里路的苏州乡下，当场让我下不了台。后来，还是我向他认错才了结。“自尊心是一个灵魂中的伟大杠杆，”那件事我做得不对，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可这件事呢，不也是对我的伤害吗？为什么他就认识不到？我真不理解他为什么老是想以统治者的面目出现在我面前。是不是因为我们身份、经历的差距从反面强化他对我压制的欲望还是这种差距特有的烙印必然会在我们各自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不管怎么样吧，我是你的妻子呀，元吉。夫妻间哪能比这个高低呢！不过，他高兴的时候好象什么都挺好。我对他说：“女性固然喜欢强有力的男子，但讨厌粗暴。”他就开心地笑笑，表示默认。夜里，他会突然推醒我，“就是说，你希望我在别人面前象老虎，在你面前象老鼠？不行，那办不到，我是男子汉。”我说：“你什么时候文化素养提高了，就会知道怎么办。夫妻是一驾马车上的两只车轮……”他不耐烦了，“睡吧睡吧，我听不得酸里酸气的话。”我却相信，我一定能以真诚的心和温柔的爱打动他、改造他。

……他这急性子，见我好久不吭气，一跺脚，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我就撒娇：“回来嘛，人家要委屈的。”

他果然回来了，气呼呼地立着。我说：“我知道你主要是生招待所的气，他们也真是，算了，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咱们说点高兴的话吧。”

我们上街。海洲街上到处闻见腥臭气。“臭鱼烂虾味，”他说着就给我介绍海洲的几大怪，什么臭鱼烂虾堆满街，大粪缸里腌咸菜，厕所朝着马路开，蹲在茅房谈恋爱……“你就知道这些，庸俗死了，”我不让他继续眉飞色舞。

街上人很多，不断有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挽臂勾颈，趾高气昂地从我们身边擦过。元吉就嗫嚅：“臭人，有什么了不起。”眼睛却东溜西溜地看人家。哪个女子穿得醒目他就溜哪个。我拧他一下，“眼珠不酸吗？”

他上上下下地看我，说：“其实你还可以穿那个一点。”

“哪个？”

他指指周围，“你看那些人。”

那些人怎么？羊皮夹克、人造毛大衣、高腰皮靴、仿貂皮帽……。我也不赖呀，雪花呢大衣，全毛华达呢裤子。我向他解释，穿衣服不在于华丽，而在于贴切，最好是符合本人的身份和性格，比如性格爽朗活泼的少女，就适宜穿颜色鲜艳明快的衣服，象我这样的职业性格和年龄，穿着应该显得端庄大方。

他不听，“反正我看你应该镇住她们。”可以理解，妻子的衣服丈夫的脸。不过，还不够全面。丈夫呢？丈夫的衣服就可以丢妻子的脸吗？瞧他这身油，好好的呢子服给糟蹋了。这双皮鞋，算怎么回事？大头大脑。家里还有一双圆头圆脑的老头布鞋呢，也是部队发给他的。结婚的时候他还想穿，愣被我藏起来了。部队也真是，老怪人家喊土大兵，可

自己干嘛老想把当兵的弄得丑一些土一些？为什么总喜欢把艰苦朴素与美观大方看成水火不相容的事呢？

到了一家鞋帽店门口，元吉说：“你在门口等等，我马上就出来。”隔不多久，他面带喜色地来了，手里拿着一顶雪青色的绒线帽，往我头上一戴，然后眯起眼睛左右一看，“唔，不错，问题果然出在这儿，你看看，你看看，那些人头上不就是多个帽子吗？”

看不出他，还有这样的心计。我说：“帽子本身的颜色不错，可是跟我的衣服不配，不大和谐。”

他却连声说：“行行，能镇住她们，能镇住她们。”好吧，既然他喜欢，我就戴。

走累了，我想回去。他说：“正经事情还没怎么办呢。”他从上衣口袋里找出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抖抖，苦笑着说：“部队在山沟，样样紧缺，谁到海洲城里来都得给大伙儿背一大包回去，别看这出海包大，还不一定能装下。”他展开随身带来的帆布包，吓，跟大麻袋没两样。就不能找个文雅些的吗？

到百货商店，他跟我商量，“买点毛线，给咱们的孩子织几件小毛衣吧。”我说：“瞧你，不是说好等我夏天考过研究生再要孩子吗？”

“你住在部队会无聊的，找点事，消磨消磨。”

我说：“我看书，不会无聊。”“哎呀，”他又不耐烦了，“反正迟早得有孩子，迟早要准备。买了，好在编织活不影响看书。”

买了毛线，又去书店。他对照那张纸上记的书名，买了一大摞书。多数是给一个叫李尔雅的水手长买的。光看那些

书名，好象这个姓李的水手长的阅读兴趣还比较广泛。其中还有一本波兰人瓦西列夫写的《情爱论》，这本书很热门。元吉笑笑，“他失恋了。”元吉要买的书都买了，就要走。我不乐意了，“为什么没想到给我买几本书？妻子重要还是战友重要？”

他狡辩，“鬼知道你要看什么书？”

我只好自己去文艺理论专柜看看，买了本《中国小说美学》。元吉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本《节日家宴菜谱》，大概又是谁托的。还拿了张画，说很好看，要贴在我们的房间里。我想让他摊开来给我看看，他诡诈地笑笑，不肯。

出了书店，元吉说：“吴夏栓要买羊毛衫，都说个体户小摊子的好，给他看看去。”

这是个体户的世界，红红绿绿，嘈嘈杂杂。听人说，哪个摊贩每天都得赚三、五十块。元吉说：“怪，国营商店的柜台装不满，这里的摊子盛不下。”

我说：“在产品总数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当然非彼即此。”

他恨恨道：“哼，肥了这些贩子。”倒是实情。南京新街口商场，有人从楼上批发到紧俏的羽绒滑雪衫，背到楼下，一叫唤，大伙儿飞抢，只差把他扯成碎块。不出十分钟，保管卖得精光，每件纯赚八块钱。

元吉听了，更为不满，“不怪当兵的不乐意，这么轻轻巧巧地赚大钱，跟咱们出海受的那苦，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我感到意外，他一向不大发牢骚的。我说：“这话不大象是从你嘴里出来的嘛。”

他张口结舌啊了半天，说：“我不过是随口说说，其实苦又苦到哪里去，穷又穷到哪里去？象我这样的贫困户，还照样找你个大学助教。让小摊贩们试试，别看他万元户，正经时候没他上场子的份！”

元吉说地似乎是那么回事。听说鼓楼区婚姻介绍所积压的老大难有不少是个体户。

问了几个摊子，出口就要大价钱。元吉说：“贵就贵些，质量好就行，他要送给女朋友。”他指了指翠绿的，“这件可好？”小贩说：“好的好的。”“太俗气了，”我说：“还是那件米色的好，带小白鹿的那件。”小贩又说：“好的好的。”没有不好。

元吉说：“也行，小鹿纯子嘛。”就蘸口水点钱。我悄悄捅他，他一愣，“噢，你看我，又忘了。”说着，把手指头往呢子服上抹抹，又对我说：“你呀，难死人咧。”

给了钱，元吉要发票，小贩说没有，元吉不肯，要退货。我劝他，“何必呢，反正他是买给女朋友的。”

元吉套着我的耳朵说：“正是，这个吴夏栓你不晓得，给女朋友买一分钱的东西都有发票，准备那女的啥时蹬他，凭发票讨钱。”那小贩耳尖，“嘻嘻，你们解放军里还有这人。”元吉瞪起眼，“不许你污辱解放军，你到底开不开发票？”

小贩朝围在这里买东西的人瞟来瞟去，终于对元吉说：“你这位解放军老师傅，麻烦你照看一下，发票在那边，我去拿。”走出几步又回来，把元吉拉到旁边，“劳驾你留点心，这些人的手脚狠着哪！”

不知道元吉当时怎么想，反正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了强烈

的自豪感。被人信任，尤其是被很难信任别人的人信任，是无可估价的荣幸。在现时代，最配享有这种光荣的，也许只有军人。我又一次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正是我长久以来所热望的。

1985年2月8日

长途汽车盘着山路云里雾里绕来绕去。我不敢往下看，吓死人了。天很冷，满车的人呵手跺脚。我想戴上绒线帽，元吉说不好看，叫我别戴。奇怪，昨天他怎么说的。

他一路哼“军港的夜静悄悄”，变腔走调，难听极了，可自己觉得有滋有味。忘乎所以的时候突然停住，小声说：

“早先，我们船上有个兵，把词听错了，人家唱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他听岔了，以为是让我陪你好好睡觉，每回唱到这句格外拼命。”我皱起眉头，“恶心。”他又哼，二郎腿发疯地抖，我暗暗踢他一脚，又给他使眼色，他却毫不理会。哼完了又说：“后来保卫科下来查精神污染，差点没把那小子整晕过去。”我说该整。他拍拍脑袋，“难煞人，全是少林和尚。”于是又哼：“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把你敬仰……”

越往前越荒凉，汽车吗是没完没了地吼。我忍不住问：

“喂，你不是说离海洲近？”“是不远呀。”“再往前就是天涯海角了！”“艰苦就在这里。”我有点生气，“你骗人，说你们部队象花园，看窗外，象什么？”他说：“这里不算，到了部队再看。”我不满地说：“反正你骗我，骗到手，什么责任也不负。”他嘻嘻笑道：“是呀，骗到手，由

不得你不来。”

我可没有心思陪他笑。他的话象一枚石子投进我刚刚有些平静的心湖。是呀，我不得不来。可我来了又干什么呢？履行妻子的义务，就象他说的，一年逛一个月？不，我为爱情而不是为性爱而来，性爱不能代表爱情！爱情……爱情……，好象谁说过，爱情必须要有友谊作为补充……友谊……友谊……可不可可以说，我是在爱情的基础上与他一起架设友谊的桥梁的？

昏沉之中，眼前蓦然开阔，海！

“怎么样，海！”看他神气，仿佛海是属于他的，“这不过是海湾，真正的大海你见了更要发痴。”

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说：“海水不蓝嘛。”

他嘲讽道：“那都是你们文人扯淡，一出口就是蓝色的海洋。”

我问：“为什么有的海蓝有的不蓝呢？”

“太简单了，”他不假思索地说：“任何东西的颜色其实都是对太阳光的反映，红旗反映红色，就红，海水反映蓝色，就蓝，海水越深，浓度越高，反映力就越强，看上去就越蓝。”我得跟他谈海，这是我难得为他骄傲的内容。

海里，有一排镀了锌的铁罐， he 说是油罐，海上补给用的。一只只浮动的饭锅样的东西， he 说是水鼓，专门给舰船系缆绳的，台风来了，船靠在码头容易碰撞，就跑这儿来系。还有一条铁罐子似的船， he 说是救生潜艇，有潜艇失事，这种小潜艇就钻到水下去救生。我的心悬起来，“我们国家的潜艇有没有失事过？” he 连连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疑疑惑惑，增添了一桩心事。

汽车到站了，一个只有一间小屋的末等小站，下车连检票的人都没有。“这儿就是？”我鼓起勇气问。

“还得坐交通艇到对岸去。”

交通艇在大海中狂奔，白色的浪花哗哗地腾起，溅到甲板，溅到人们身上。艇在摇晃，我有点不舒服。“难受？”元吉问我。我打起精神说：“不，很有意思，我也尝到水兵的滋味了。”他冷笑了几下，没有说什么。趁他没注意，我用手指蘸蘸溅在脸上的水珠，舔舔，真有咸味。于是，我又在心里谱写起大海浪漫曲。这是亲眼所见的大海，真真实实的感受。不是那会儿，一认识他，心里就乘风破浪，每天写几行想象中的关于大海的诗。现在可以说了，那只是别人眼睛里的海。

前方，隐隐约约看见海岸线了。不一会儿，又可以看见岸上的建筑物。码头上，停靠着一些潜艇和船。元吉指着最外边地说：“看见了吧，我就在那条艇上。”

码头上站了不少人，最前面的一个朝这里上上下下地摆手。“那是我们的业余摄影家刘纪念，给我打手旗信号哩。”

“你懂？”我问。他哧哧一笑，“航海长，白吃的？”我感到好奇，就问：“他怎么说？”“说本岛无条件欢迎每一位女士的到来。这小子，皮痒了。”

水兵生活，真有意思。

“干部子弟，表现倒不错。”显然，他指打信号的那个刘纪念。我想笑，干嘛介绍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评价他的表现呢，又不是开党支部大会。

交通艇一靠码头，一群官兵你推我拉地迎上来。这么多